



高 鸿

秦岭南麓的商洛，瓦蓝瓦蓝的天上白云朵朵，漫卷山野的翠湿润着你的双眼，丹水缥碧吞吐着沟沟壑壑的溪流，山道顺着山势浑厚的旋律撒下一条条沟儿一道道川。

“清清丹江水，巍巍凤冠山，美丽的丹凤寨江南……”一曲《丹凤朝阳》唱出了丹凤城群众的喜悦和幸福。

秦岭深处、蟒岭脚下，从丹凤县城北行37公里就到了红色小镇庾岭。小镇因1934年12月9日庾梁上的一战成名。1982年5月，中共丹凤县委、县政府在此立碑，修建庾家河战斗纪念馆。红色文化给老区庾岭新发展注入新活力。

但凡来庾家河干干的、游玩的，非去不可的地方就是纪念馆。庾梁上，翠柏染绿，松涛阵阵，日月诉说着对革命烈士的无限哀思，人气旺盛的纪念馆福佑一方百姓平安。

炉道得名始于西汉。西汉时，官府于炉道两岔河铁沟洞口置炼铁炉，任吏管理，始有“炉道”之名。承于唐宋，盛于明清。炉道之前是丹凤县庾家河辖区的一个乡，撤乡并镇之后庾家河就成了现在的庾岭镇，炉道不再是乡政府，也不是村名，而是成了一个时代远去的象征，凝聚成一代人的家园情结，浓缩成一方水土的乡愁。

炉道两岔河，其实就是两个比较开阔的河道。最初归洛南县三要镇管辖，三要人自称前川，称炉道后山。洛南县

三要镇是农贸市场，逢三六九赶集，特别是四月会、十月会依旧热闹红火。庾（岭）三（要）路是炉道人上秦岭山、去西安等地务工的必经之路。

炉道还是一条红色之旅，红二十五军由此进入商洛，开启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新篇章；中原突围时，李先念率部进入陕南途经此地；淮海战役时，陈谢兵团大军经此地急行军三天三夜。仔细推敲，也许是老天一直有意眷顾弱者吧，在大秦岭与河南的伏牛山之间，竟然隐藏着这样一条秘密通道，长达五六百里。庾家河正是这条秘密通道上的一个重要关隘，“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而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的炉道人为那些革命达人革命壶浆、倾囊相助。

小镇富裕之地当数炉道。炉道最好的地方数黄坪村和三里曼村，黄坪村是以前炉道乡政府所在地，乡政府撤了之后大不如从前。而三里曼村隔河两岸地势开阔，三桥回环，春水涣涣，绿草如茵，柳丝飘舞，花儿吐蕊。山并不高，连绵起伏，泡乎吐的可爱。特别值得一提是炉道人才多出此地，而三里曼绝对算得上是块风水宝地，重视教育子女的风气仍不减当年，木耳香菇也成了如今小镇的品牌产业。

时下，龙骨岩的乡村建设走在前头。有旅游观光价值的地方应该就是龙骨岩山。奇异的是娘娘洞山

顶巨石处有一铁质箭筒，手摇可转动，无论如何使劲，嵌在石头里就是拔不出来。当地老人说是杨二郎射的箭，在邻县三要镇三条岭于江河村路边山梁上有一个圆形的石窟窿，传说就是杨二郎这支箭射的，这些美丽的传说平添了地方元素的神话色彩。龙骨岩的娘娘洞已修葺一新，庙里香火旺盛。

北炉道南炉道，两条小河两岔川，在两岔河处汇集成一个苗条的“人”字，如一位靓丽的少女斜依蟒岭，头枕三道岔，脚踏纪念馆，侧卧成川，青涩而又含情脉脉。两岔河人爱唱二黄戏、喜欢听说书。遇上红白喜事，主家包个戏班子，请个说书先生，一闹腾就三天，村子里跟过年似的。如今，两岔河村又成立了村剧团，农闲时排练节目，逢年过节助兴演出。

炉道的民居，多是三间高大宽敞的土木立柱飞檐瓦房。民俗最引人注目是黄坪黄家的老宅。客厅门上的文字木雕，有“古今人号柘栎黄”“柘栎还生奕叶芳”“山谷子孙家在此”“双井第”3个大字特别醒目。以“双井第”为宅号，并自称“山谷子孙”。“山谷”系我国著名北宋诗人黄庭坚的号，黄坪黄家的人应该是黄庭坚的后人。这里面还有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温暖着一代代年轻人。

炉道物产丰富。炉道木耳个大、

肉厚、营养纯正，远销省内外。炉道盛产土核桃，油大、香脆，只是个头小点，已搭乘商洛专列沿一带一路远销欧洲。天麻、猪苓、五味子、连翘等药材，品质亦有保证。信息时代，地球是个村，足不出户的炉道人，用勤劳和智慧步入电商新生活。

退耕还林山坡绿，移民搬迁河水清。适逢乡村振兴，勤劳勇敢的炉道人抢抓秦岭山水乡村建设机遇，按下乡村振兴“快进键”，盘活了土地、人才资源，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产业发展，文化形象提升。通过土地流转，昔日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如今变成了景色宜人的旅游网红打卡地。

经历了岁月的风尘，炉道、碧水蓝天、游鱼卵石，地里的庄稼、坡上的松柏，以及木耳、香菇、天麻与村落融为一体。山清水秀，绿色环绕，空气清新，长寿安康、世态祥和。路灯闪烁，静谧安闲，风情世故摇曳着炉道的星空，峥嵘岁月流淌着不息的纯朴民风。

炉道，不只是一个地域的标签，而是呵护秦岭、爱我丹凤的一个缩影。“丹凤朝阳”催人奋进，勇毅前行再写新篇。即使将来有一天，远涉千山万水，离开了，我依旧会时时想着你，念着你。因为你早已植根在我的心田，融入我的血液，和我的脉搏一起跳动。

秦岭深处，美丽乡村。青青山水，炉道草木长。

独白（外一首）

梁生宜

如果有人月光下搜集忏悔
像搜集雨露和阳光
一定会满载而归

为了打发这难挨的黑夜
我一会看书，一会望月
书中有残缺的月
月中寄来一封书信
展开，是我匆匆而逝的过去

十多年的漂泊，不是身体就是灵魂
永远不曾停歇
走到哪里都跟异质的血液一样
难以相融

仍然保持着天真与冲动
对于一棵植物的发芽、开花与结果
有着怦然心动的惊喜

偶尔也不得不忏悔
上天让我用来揣摩的生命
我涂抹成另外一副样子

在这苍茫的人世上

在这苍茫的人世上
众生皆是野草
左摇右摆

祖母的草被风掐断了
她终是没等来最后一个儿子
一个流浪在外的游子

在地床前
我们如同倒地的草
匍匐在地上

鹊桥辞

海棠无香

风吹起来，挂在柳树梢头的鸣蝉还在歌唱
今年的七月初七
月光依然铺满陡峭的人间

一条河从西向东
另一条河从北朝南
那个叫两河口的地方
天界的水和人间的水仓促相融
碰撞成一条更深奥的河，一路向东
一双一双的年轻人，正手挽手蹬过
向晚的玫瑰沙滩

此刻，银河系的灯光调成了静音
只有两颗慢慢靠近的星星
一颗牵牛星，一颗织女星
他们在鹊桥上，点燃了经年的守望

其实，所有的故事都很苍白
就像今夜，月光在人间泛滥成灾
而葡萄树宽阔的叶子
已经开始晕染秋天的颜色

老家门前有座笔架山

吴振春

放笔之处名曰“笔架”，山像笔架名曰笔架山，中间一座山高于两边的山，活像大篆“山”字。我老家门前也有一座笔架山，笔架山脚有条小河，绕着山脚快流淌。小河有我童年的乐趣，笔架山有我少年的记忆，童年的乐趣记忆犹新，少年的记忆难以忘怀。

汨汨流淌的小河掩映在柳树之下，河两边布满了水草，春夏季节，满眼碧绿。看到小河，就忆起了童年时代，常常约上几个小伙伴在水里捉螃蟹、逮鱼，那时河里螃蟹特别多，小心翼翼地翻起一个石头，就有好几只螃蟹拼命地四散逃走，少数笨一点的让我们捉住，有时还能捉住几条鱼。这些战利品很少带回家，就在河边沙滩上捡些树枝，烧一堆火，把鱼和螃蟹清洗干净，就在火边上烤起来，再撒上一些从家里偷偷拿出来的盐，烤熟了，不管干净不干净，就美美地吃起来，吃得

津津有味，那种味道到现在仍然留在唇齿边，这是一种没齿难忘的记忆。

享受完美味，又跳进水潭子里尽情地玩耍，路上来人了，我们便躲进深深的水草里面。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河中的游鱼都清晰可辨，在阳光照射下，鱼的影子印在河底的石头上。螃蟹时而探出头，看四周没人，就从石头下面跑出来透透气。小孩爱玩水，家门前的小河就成了我们的乐园，玩得高兴，但也挨了很多骂，长大后才明白，大人不让在河里玩，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清澈的河水拐了几个弯向东流去，一年四季唱着欢快的歌，从不停下前进的脚步。河水滋润着河边的一草一木，小河记录着我们童年的欢乐。

门前的笔架山留存了好多青少年时的记忆，让人难以忘怀。山里野果子特别多，到了杏子成熟的季节，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拿上袋子到

笔架山上摘杏子，满树熟透了的大黄杏让人眼馋。大人很笨拙地用竹棍往下敲，敲下来的杏子有些摔烂了，怪可惜的。我们则像猴子一样在杏树上攀缘，找又大又黄的摘，小的、青的统统不要。每人回来都背一大袋杏子，这些杏子除了自己吃，还招待城里来的客人。笔架山里不光有杏子，还有五味子、山楂、黑葡萄等，这些果子除了人吃一些之外，绝大部分成了松鼠和鸟雀的食品。

笔架山朝阳晒暖，冬天成了放牛人的理想地。土地下户后，家家都有很多地，地多就必须养牛，用牛翻地，牛粪用来做肥料。那时我家里也有牛，我放牛总喜欢把牛赶到笔架山上，这里不仅有肥美的青草，还有牛特别爱吃的冬青叶，更主要的是躺在软绵绵的草上，晒着太阳，时而听着牛有节奏的嚼草声，时而津津有味地

看随身携带的书，我喜欢小说、散文、诗歌，身边早晚缺不了这些书。看书累了，便躺在草地上，眯着眼睛，拿手指在腿上画着字，我一直爱好书法，直到现在看书、临帖习字仍然很痴迷。好在牛很听话，它们吃饱了也不远离，要么也躺在草地上休息，还不时地看着主人什么时间带它们回家，要么站在高处，昂着头目视前方，好像是在思考问题。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一声吆喝，牛撒着欢，不说一路高歌吧，但也很高亢地“哞—哞—哞”几声，意思是说，回家啦。

小时候就听老年人说门前有笔架山，上下方圆几里可能会出现几个文人雅士，大人说的话是否有道理暂且不管，多读书肯定没有错。这像笔架一样的山让我时时记住，无事多读书，空闲常练字，不图出名，只图修身养性，只图生活丰富有趣。

鹤舞白沙

赵 宏

今年的“五一”，商州“小三亚”一夜走红，这是商州新建的一个景点。

“小三亚”位于丹江和南秦河交汇处，呈舌头状，椭圆形。与环江南路之间有一玻璃栈道相连。白色的沙滩上有几棵棕榈树，绿色的江水缓缓流过，孩童沙滩玩沙子，老人河边钓鱼乐。棕榈树与沙滩相映成趣，亲水平台与江水浑然一体。

低头春已去，抬头夏已至。鹤城2022年春季三分之二的时光几乎是在封控中度过，花红柳绿，春风拂面好像是去年的事情。

鹤城是商州的别称。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被称为西安的后花园和适宜于居住的康养之都。这里曾经是改革变法卫秧的封地，是李自成屯兵养马之地，也是商山四皓的归隐之地；这里有商於古道驿站，有秦英雄楚秀的雄关；这里文人墨客汇聚，鸿儒商贾笑谈。

关于鹤城，曾经有个传说。古时候，丹江上游有一个村，叫商村，村中有一农夫商谷和母亲相依为命。商谷已经成年，由于家贫，无法娶亲。他以砍柴、卖柴为生，有一天，他去后山砍柴，发现两

个女子在水中嬉戏，刚要上前询问，就看见两只仙鹤腾空而起，女子却不见了。一个月后，商谷又发现这两个女子在河谷嬉水，一个看见人后变成仙鹤飞走了，另一个被商谷抓住，他向女子讲述自己贫苦的生活和远大抱负，因女子也爱慕人间的生活，便嫁给了商谷。天帝发现后大发雷霆，把商谷变成了一座山，人们便称之为“商山”，仙女追夫而去变成了一座峰，便是今天的“仙娥峰”。

西汉时，这里设立了上洛县，唐朝时这里设立成商州。民国1913年改为商县，1988年撤县设市，商县又改为商州

市。2002年商州市成为商洛市的一个区，名为商州区。改革开放后，商州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特别是近几年，商州已成为青山绿水环绕的生态宜居城市。

生态环境的好转引来了无数鸟儿，各类水鸟成群结队在丹江河聚集。丹江河畔也成了无数摄影爱好者的乐园。尤其是“小三亚”的滩头上，时常能看到许多的鸟雀、仙鹤及摄影爱好者的身影。

鹤舞白沙，鱼翔浅底。宜居乐游的鹤城，名副其实的康养之都。



商洛山

(总第2356期)

刊头摄影 房宝安